

东亚角部一柱佛殿：从类型到原型（下）

The Corner-One-Pillar Buddha Hall in East Asia: Form, Structure, and Dissemination (Part II)

唐聪 | TANG Cong

中图分类号: TU-20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 (2023) 04-0015-11 DOI: 10.12285/jzs.20230720003

摘要: 本文梳理了唐至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壁画中角部一柱佛殿图的图像谱系与画法演变, 指出其中描画的建筑与日本考古发掘确认的角部一柱金堂具有相同的建筑性质和柱位特征。继而结合图像与建筑遗存、仿木构石刻等关联材料理清了角部一柱佛殿在地盘分隔、开间构成、构架形制上的典型特征, 建立起对角部一柱佛殿的类型化认识, 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探讨了日本角部一柱金堂上部结构的可能性。最后总结了角部一柱佛殿在东亚北方地区的时空分布, 指出它在 7 世纪前后的木构佛殿建筑形制和结构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和意义。

关键词: 角部一柱佛殿、敦煌壁画、唐代建筑图像、三开间殿、七世纪金堂、夏见废寺金堂、东亚建筑史

Abstract: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depictions of the Corner-One-Pillar (COP) Buddha Hall in Dunhuang murals from the Tang period to the Cao Military Regime period,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halls depicted here show the same function and plan as the COP Golden Halls excavated in Japan.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rner-One-Pillar Buddha Hall by clarifying its distinguished features on plan, space, and structure, basing 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epictions in Dunhuang Murals, remains of the Golden Halls in Japan, and relative materials such as cave galleries, stone stupas, and stone house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Golden Hall of Natsumi-Haiji might have the same space and structure as the Corner-One-Pillar Buddha Halls depicted in the Trees of Paradise in Dunhuang Murals which was painted in the 7th Century. Furthermore, this paper locates the sites of the Corner-One-Pillar Buddha Halls and the sites of its depictions under a context of the space-structure developing history around the 7th Century in East Asia, revealing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unique space and structure.

Keywords: The *Corner-One-Pillar* (COP) Buddha Hall, Dunhuang murals, Architectural depictions in Tang dynasty, The three-bays hall, Golden halls in the 7th century, The golden hall of Natsumi-Haiji, The east asia architectural history

(接《建筑师》222 期 P13-21, 上篇)

四、图像与建筑遗存

作者:

唐聪,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讲师, 博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22080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2019CDXYJZ0025)、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项目 (17J10220) 资助的研究成果。

录用日期: 2022-12

本文上篇指出敦煌壁画中的角部一柱佛殿图以其时间跨度和画法特征明确地作为一种图像类型存在, 将其描绘的建筑对象带入我们的视野。在图像资料中, 它们普遍表现为宫殿或寺院建筑群中的正堂正殿, 与日本考古发掘确认的诸例金堂具有相同的建筑性质和柱位特征。下篇在此基础上结合图像与建筑遗存进一步研究其具体特征、时代演变与空间传播。

1. 图像所反映的角部一柱佛殿建筑特征

1) 地盘分隔特征

各阶段建筑图像表现的首要共同特征是在内圈柱间设墙壁门窗, 外圈柱间开敞, 最后形成由一圈开敞外廊围绕封闭殿身的形式^⑨, 二者又覆盖在同一个屋顶之下形成一座单檐殿^⑩。鉴于在不同历史时期、使用不同画法描画的不同规模的

佛殿都具有这个特征，至少可以说明这种地盘分隔是此类建筑常见的主流分隔形式。这种分隔凸显并强调了由内圈柱限定的中心部分（图12）。

2) 开间构成特征

首先，在开间数目上，目前所见各时代所绘殿堂规模都在殿身三开间以下，未超过三开间。对照遗址，日本发掘的几例金堂也都是三开间殿。这表明角部一柱平面可能主要用于中小规模的佛殿。

在这个框架下，画中殿堂的开间数目随时代变化，反映出该类建筑在平面上有内在发展过程。唐时期所绘殿堂有殿身一间或三间、环廊两间或三间；吐蕃往后则以“殿身三间、环廊三间”为主流形式。这里面早期形式中的四面双开间构成（2×2间）值得注意。我们已知它见于6—8世纪数例塔的顶层，比如云冈石窟第5窟主室南壁浮雕五重石塔、法隆寺五重塔、法起寺五重塔、药师寺东塔，还有阿斯塔纳唐墓出土的木台。如今角部一柱佛殿图表明，这种开间构成大约在初唐前后也曾用于单层殿的建筑。

其次，在开间尺度构成上，图像虽不能提供具体尺寸，唐时期的图像以近似正投影法画成，能反映比例关系。其中所绘三开间殿与日本金堂遗址两相对照反映出该类建筑独特的开间比例与设计逻辑。如图13所示，画中殿堂的典型特征是殿身次间窄小，往往不到明间面阔的一半，这种比例与一般三开间殿很不相同。该特征在日本遗址上体现得更为确切，这些角部一柱金堂内圈柱列的次间面阔都只有明间面阔的二分之一弱（表4[第3、4、19号]）。

从设计原理上说，这种尺度构成正是由角部一柱平面独特的柱位排布形式带来的制约。当内外柱列都是三开间时，由于环廊次间面阔 = 殿身次间面阔 + 环廊深度，如果后者按常规比例设置，会使环廊次间面阔远远大于明间面阔，而导致建筑正面的开间比例不合规制。所以要调窄次间、用浅环廊。在日本诸例金堂中，内圈柱列的次间面阔之所以降至明间面阔的一半³²，很可能是为了避免出现上述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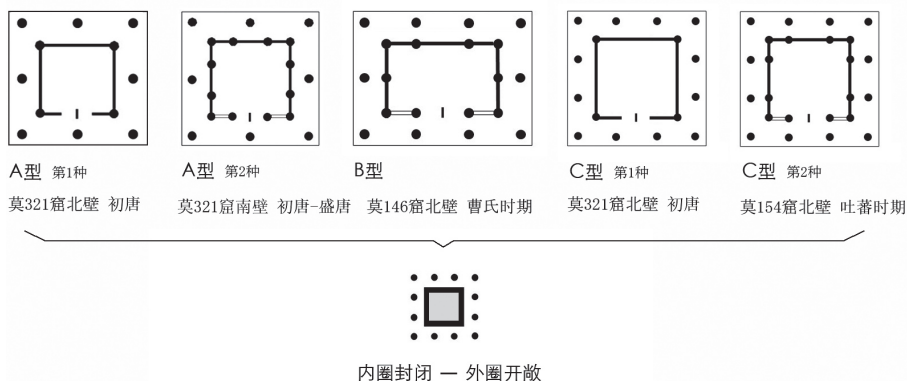


图12：角部一柱佛殿的地盘分隔特征



图13：初唐莫321窟北壁宝树观所绘殿身三开间角部一柱殿的立面比例分析

而有意进行的设计调整。

3) 早期构架形制特征

画中殿堂的构架形制通过柱额斗拱、斗拱与梁架节点关系反映出来，如表3所示，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

唐时期的图像表现了角部一柱殿的早期构架形制。在环廊部分，有廊柱地袱可能是其特色之一，因为同时期非角部一柱妙华宫殿图中都没有画地袱。廊柱上所用斗拱简率。柱头主要用一斗三升，补间用人字拱或斗子蜀柱，转角用“十”字形或“L”形斗拱。

在补间样式中，人字拱已经为我们所熟悉，斗子蜀柱颇有特色（图13）。因为此前所知我国唐前后的建筑实例中罕见只用斗子蜀柱的做法³³。它多见于日本同期实例（反而不用人字拱），还有不少叠用两重者。如今角部一柱殿的图像中描画的斗子蜀柱形象为日本古代早期实例补充了源头。

在转角斗拱中，“十”字形斗拱由正面和侧面的两个完整横拱组成，交角出头；“L”形斗拱则由正侧两个半拱组成，合角不出头（图14）。无论哪种都不出角缝，与日本学者对角部一柱金堂的转角斗拱应与法隆寺金堂一样只出角缝的推断恰好相反。该特点反映出早期角部一柱殿宇的外围构架重在围合成圈而不在于向外出跳。“L”形斗拱的这种意味尤其强烈，它见于多处北朝仿木构建筑石刻，还有隋代壁画和阿斯塔纳唐墓出土的木台。从这些实例可以清楚看到“L”形斗拱用于闭合环形斗拱带的四角³⁴，其柱头斗拱也都没有再向外伸出。

在殿身部分，大多数图像没有表现木构细节，可理解为通间墙壁。它与环廊的衔接关系一般通过梁与斗拱交接的节点体现，但是由于该时期图像描画简略，看不出具体细节，只能参考相近时期使用相同斗拱的仿木构石刻窟檐等实例来推测其节点做法。

表 3

唐至曹氏归义军时期的角部—柱殿图像中表现的建筑形制

时代	平面开间构成		出处	环廊				殿身		柱身细部		屋顶样式
	殿身	环廊		柱额部		斗拱部		墙壁门窗	环廊柱	殿身柱		
				地状	阙额	柱头	补间				转角	
唐时期	正面一间	正面两间	莫 431 窟西壁宝树观 32 栋	有	单层	缺高清图像	无	缺高清图像	通间直根窗			缺高清图像
			莫 321 窟北壁宝树观右只 3 栋	有	单层	一斗三升	无 // 斗子蜀柱 // 人字拱	十字形	通间墙壁 // 墙壁正中板门			虎殿 // 歇山
			莫 321 窟南壁十方诸佛说法 3 栋	/	重檐	一斗三升	无 // 斗子蜀柱	L 形	通间直根窗			虎殿
			莫 321 窟北壁宝树观右只 5 栋	有	单层	一斗三升 // 实拍拱	斗子蜀柱 // 人字拱	十字形	逐间墙壁 // 逐间墙壁、明间板门		/	虎殿 // 歇山
	正面三间	正面三间	莫 321 窟北壁宝树观左只 2 栋、右只 1 栋	有	重檐	一斗三升 // 实拍拱	斗子蜀柱 // 人字拱	十字形	逐间墙壁 // 逐间墙壁、明间板门			歇山
			莫 321 窟南壁十方诸佛说法 1 栋	/	重檐	一斗三升	无	L 形	次间直根窗			虎殿
			莫 321 窟北壁宝树观左只 6 栋	有	单层	一斗三升 // 实拍拱	两层斗子蜀柱 // 人字拱	十字形	逐间墙壁、明间板门 // 次间直根窗、明间板门			歇山
			莫 154 窟北壁报恩经变主殿	无	重檐	双杪双昂	叠用人字拱和龕股	三向出跳	次间直根窗	土黄色	土黄色	歇山
吐蕃时期	3 × 3 间	3 × 3 间	莫 237 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主殿	有, 柱间	重檐	双杪双昂	龕股、斗拱	三向出跳	赭色	赭色	歇山	
	3 × 3 间	3 × 3 间	莫 231 窟北壁华严经变左下主殿	无	/	缺高清图像	无	缺高清图像	赭色	黑色、赭色	歇山	
	3 × 3 间	3 × 3 间	莫 44 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主殿	无	重檐	一斗三升、出拱头承梁头	龕股	十字形、拱头承檐枋头	土黄色	黑色	歇山	
	3 × 3 间	3 × 3 间	莫 44 窟东壁门北观无量寿经变主殿	无	/	/	/	/	土褐色	深褐色 + 松木纹	歇山	
	3 × 3 间	3 × 3 间	莫 112 窟北壁药师经变主殿	/	重檐	出一跳、出拱头承梁头	龕股、叠用龕股和斗拱	枋头位置画错	赭色	赭色	歇山	
	3 × 3 间	3 × 3 间	莫 12 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主殿	有, 柱间	重檐	出一跳、出拱头承梁头	龕股	枋头位置画错	赭色	黑色 + 松木纹	歇山	
	1 × 1 间	3 × 3 间	莫 196 窟北壁药师经变第二重主殿	/	单层	单杪双昂	叠用龕股和斗拱	缺高清图像	赭色	赭色	歇山	
	3 × 3 间	3 × 3 间	莫 98 窟北壁药师经变主殿	无	单层	单杪双昂	/	三向出跳	赭色	灰褐色	歇山	
曹氏时期	3 × 3 间	3 × 3 间	莫 98 窟南壁阿弥陀经变主殿			缺高清图像		次间直根窗	浅色	深色	歇山	
	3 × 2 间	3 × 2 间	莫 146 窟北壁华严经变右中主殿	无	单层	出一跳	龕股	不出角缝	土黄色	土黄色	歇山	
	3 × 3 间	3 × 2 间	莫 146 窟北壁华严经变正中主殿	无	单层	出一跳	龕股	不出角缝	土黄色	土黄色	歇山	

符号说明 □: 未画出或没画完 _: 推测的内容 /: 被遮挡或未表现细节 //: 并列的内容, 表示同类图像在该项有多种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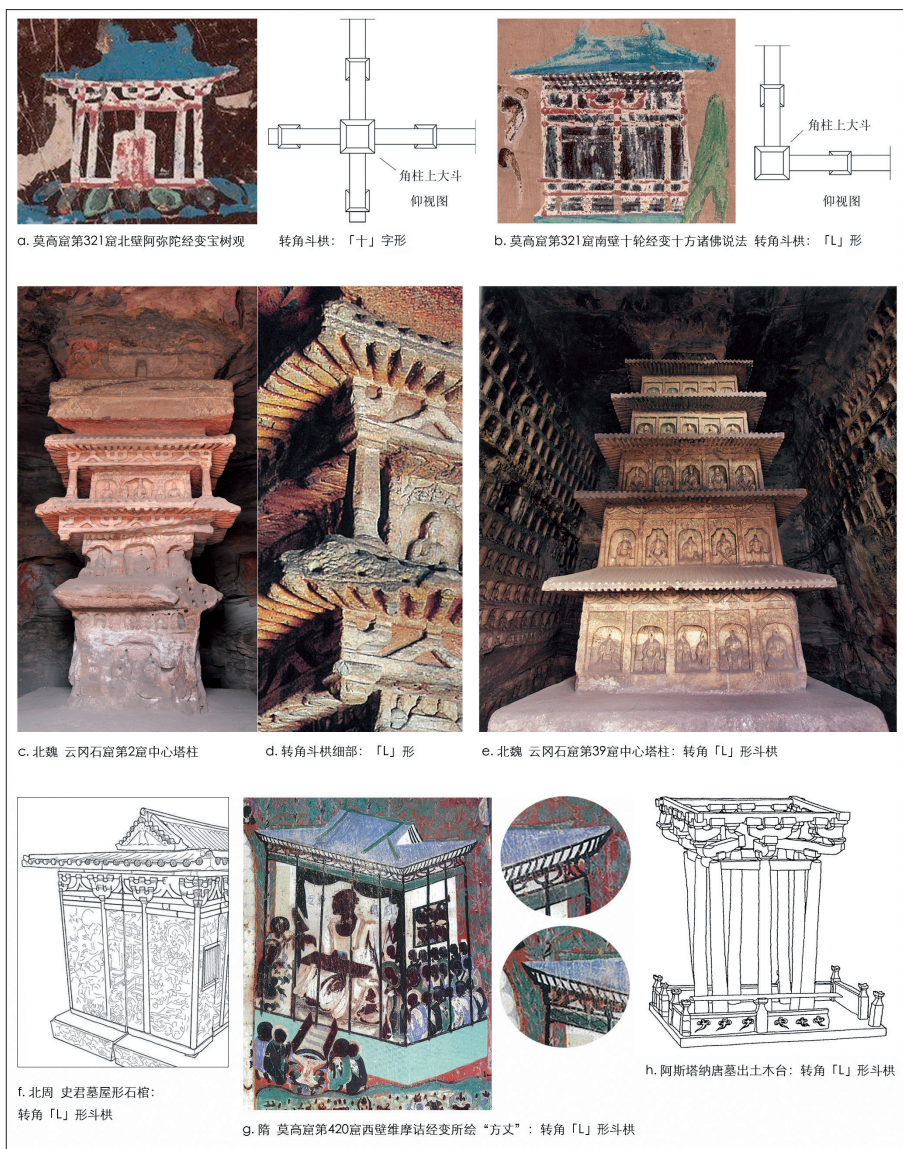


图 14: 唐时期所绘角部一柱堂殿的转角斗拱形制: “十”字形与“L”形

如图 15 所示, 对于不出跳的三斗式斗拱, 与梁头的交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已经为我们所熟知, 是殿身与外廊间的联系梁直接与泥道拱相交, 从栌斗口内伸出 (图 15a~f)。第二种此前未予充分关注, 它是从横拱正中再伸出一个拱头, 将梁往上抬高了一层, 使其叠压在柱头斗拱之上, 与撩檐枋相交 (图 15g~i)。这种方式反映在吐蕃时期的一例角部一柱佛殿图中 (图 15g)³⁵。如果看木构实例, 这两种方式在日本都有留存, 分别被称为“平三斗”和“出三斗”。它们到了角部都不出角缝, 各有数例古代木构殿堂可资参考。从这些实例结合我国仿木构窟檐石棺等实例来看, 不论是哪种交接, 在构

架关系上内圈柱比外圈柱高是它们的共同特点³⁶ (图 15)。由此推测敦煌壁画中表现的这些使用三斗式斗拱的早期角部一柱殿宇很可能具有相似的结构形式, 即殿身柱略高于外廊柱, 它们搭在外檐柱头横拱上的梁身后尾是直接插入殿身柱上端的。

4) 后期构架形制特征

吐蕃—曹氏时期的图像表现了角部一柱殿的后期构架形制。

该时期的斗拱较前期发展明显, 柱头斗拱出一至数跳, 补间用“墓股”³⁷或叠用墓股与出跳斗拱, 转角两向或三向出跳 (表 3)。由于描画精度大幅提高, 可以直接从斗拱节点中读出内外梁架的搭接方式。在几幅由角部一柱佛殿图拼贴而成的

“楼阁图”中尤其清晰, 可以看到, 从殿身伸往外檐的梁已经与华拱或者华头子连做、嵌入铺作层中 (图 16a、图 16b)。

通过这些斗拱样式及梁头交接方式可以推测后期角部一柱殿宇的结构形式。举曹氏时期榆林 16 窟 (约 936—940 年³⁸) 南壁药师经变的“楼阁图”下层所表现的角部一柱殿³⁹为例复原模型。它的结构形式可以以浙江景宁时思寺钟楼 (约 1368 年⁴⁰) 第三层为参考, 因为二者具有相同的外檐斗拱形制——都是特殊的重拱单昂再加一拱一昂, 并且都是角部一柱平面。双重对应使二者在角部面临的结构情况相同, 后者是对前者这一二维图像的绝佳立体诠释。时思寺钟楼第三层内外柱柱头等高, 在内外檐斗拱之间用数道联系梁互相拉结。在外檐平柱柱缝上的梁依次往外出为第三层和第五层华头子; 在角缝上的梁依次往外出为第二层华拱、第三层和第五层华头子。这种将梁与外檐斗拱连做的处理方式也与前述曹氏时期的图像表现相一致 (图 16c)。

基于这组图像和建筑实例推测, 在普遍使用多级出跳斗拱的后期角部一柱殿宇中, 内外柱间联系梁已经整合进斗拱层, 其内圈柱与外圈柱很可能同高。

这种结构形式除了柱位布置以外, 实际上已经与我们熟知的格网式平面佛殿的结构形式全面趋同。在该时期的图像中, 唯一能反映角部一柱殿构架形制上独特之处的在于这些图像对殿身柱和外廊柱的外观描绘有所区别, 暗示了它们原本在结构上或有不同地位。可视为对早期形式的遥远呼应。如表 3 “柱身细部”一栏所示, 在吐蕃及其后时期的角部一柱佛殿图中, 有超过半数的图像通过涂不同的颜色或者叠加不同的彩画对环廊柱和殿身柱作出区分。而在同时期的格网式平面佛殿图中就看不到这种区分, 虽然外围都是透空环廊, 但是在所有格网式佛殿图中, 两圈柱子永远都作相同的描画。

基于以上讨论, 结合典型图像分别对早期和后期角部一柱殿宇做出结构复原。如图 17 所示, 二者在开间构成、构架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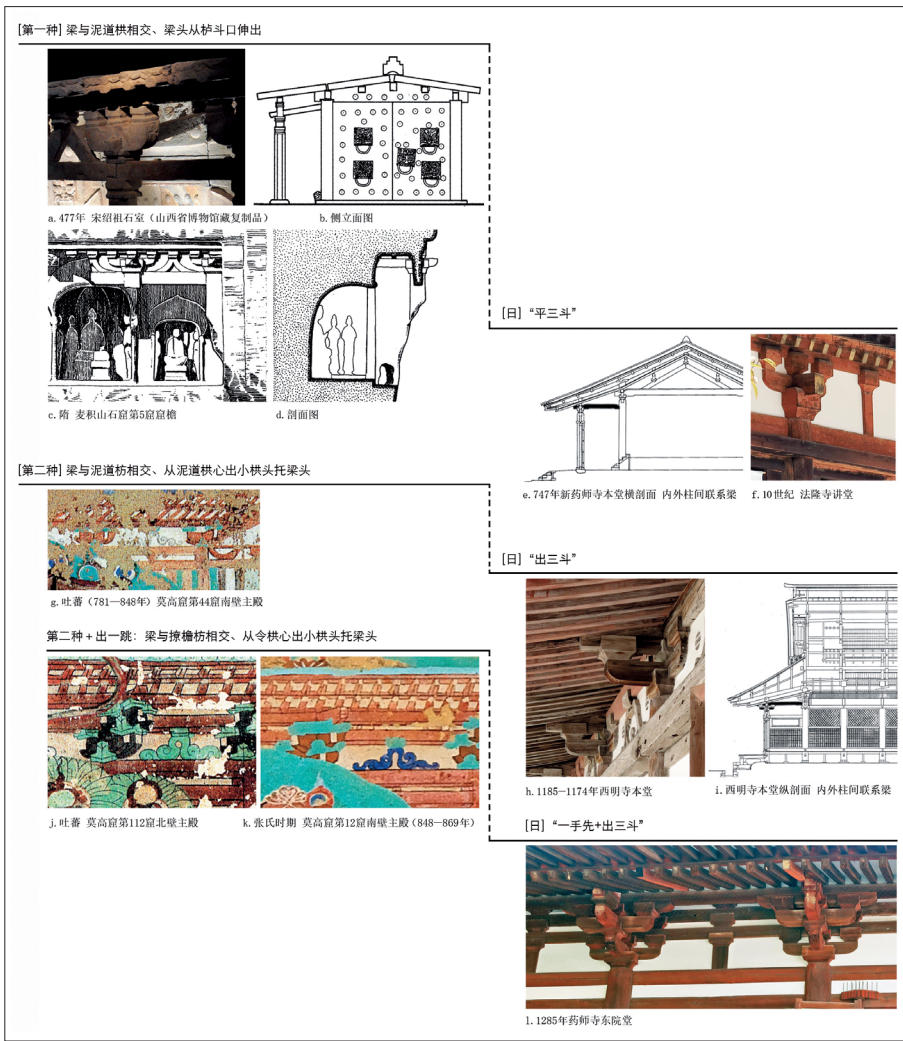


图 15：一斗三升斗拱与梁头交接的两种方式及其内部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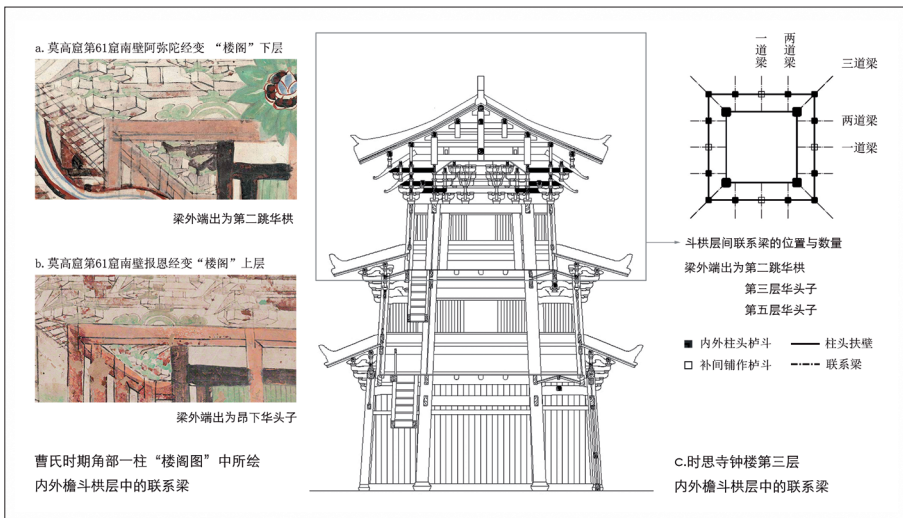


图 16：使用多级出跳斗拱的角部一柱殿宇中梁与斗拱的交接方式

制，以及外观样式细部上的发展变化都显而易见。

这其中，更能反映角部一柱殿构架形制特色的是早期形式。四面双开间环廊的

开间构成，“L”形斗拱不出角缝、殿身柱可能高于环廊柱、通间墙壁为主，还没有流行木骨泥墙等特征反映出殿身与环廊之间相对松散的结构与空间秩序，纵架意识

很强而横架意识尚弱。从图像年代来看，这种形式应当主要在初唐前后流行。它往后期形式发展的本质是纵架退化、横架加强，内外结构整合度进一步提高。这种结果使得它在斗拱形制、结构形式上都与格网式平面佛殿全面趋同、并最终被后者全面取代。

2. 日本金堂再论

至此我们建立起对角部一柱佛殿的基本认识。接下来在此基础上重新考察日本诸例金堂遗址，探讨它们上部结构的可能性。日本的角部一柱金堂遗址的遗存部分主要是台基和础石，还有砖佛、瓦件等出土品。在极为有限的信息中，山田寺金堂和夏见废寺金堂表现出不同倾向。

1) 山田寺金堂的可能性

山田寺金堂遗址情况复杂，并不完全符合敦煌建筑图像表现的特征。

第一点是台基遗存所反映的地盘分隔特征。根据《山田寺发掘调查报告》，在金堂台基东面的外圈础石坑连线上发现有二个条形坑，又从台基西南角和东侧土中一共出土了三段条形基石，报告中认为前二个条形坑是安置条形墙基石的痕迹⁴¹⁾。若按其所述，则山田寺金堂的外圈柱间可能装有隔墙，不是开放环廊。至于内圈柱间是否也装有隔墙，则无从得知。

第二点是记载山田寺金堂规模的文献与遗址信息互相矛盾。传抄自中世时期的文献记载山田寺“金堂，一间四面，二阶”⁴²⁾。意思是“金堂，中心部分一间，外围周匝一圈，两层”⁴³⁾。但是发掘出的山田寺金堂实际是中心部分三间，按当时记法应为“三间四面”。由此怀疑文献记载的准确性，或者其所指另有对象，并非始建金堂。不过在缺乏其他资料的情况下，此前的研究者仍多以此文献为据⁴⁴⁾。

基于这些特点，山田寺金堂可能并不是敦煌壁画中描绘的那种典型的角部一柱佛殿。考虑到初唐敦煌壁画中也有角部一柱楼阁图像⁴⁵⁾，并不能完全排除它是一座重层楼阁建筑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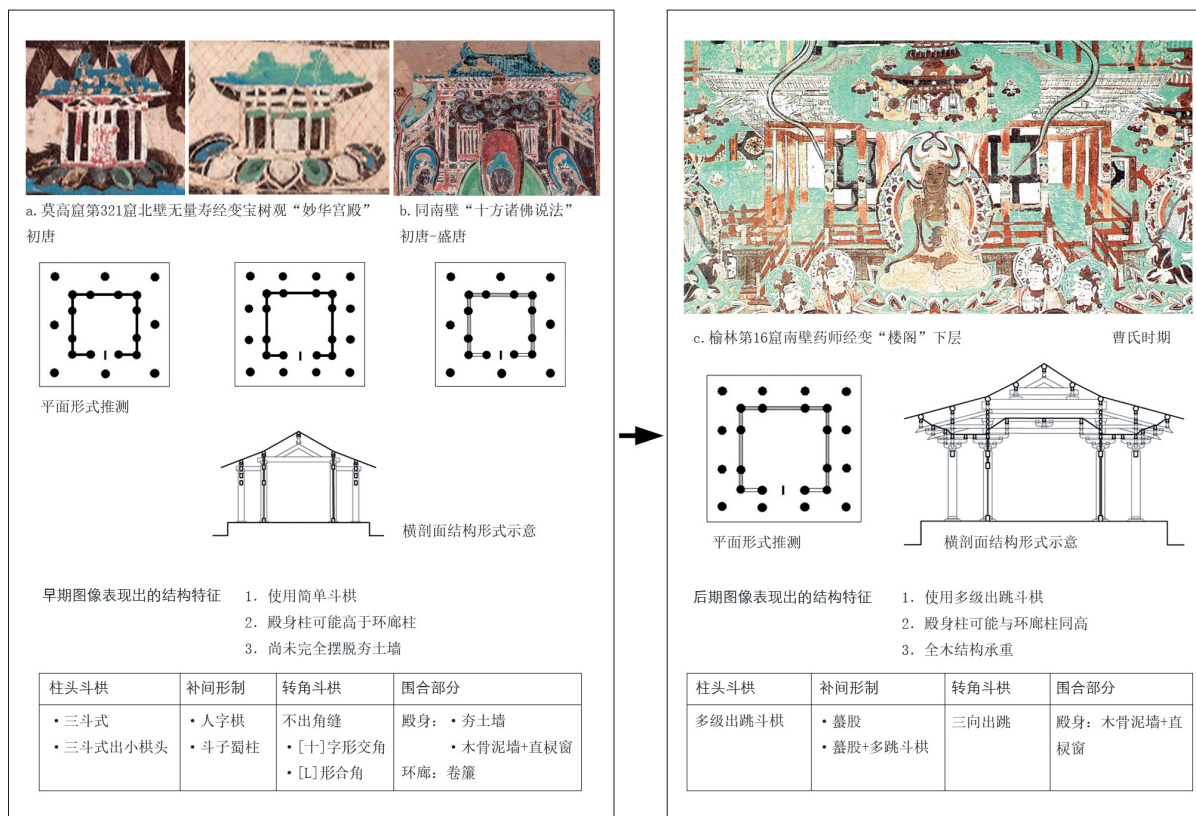


图 17: 角部一柱佛殿构架发展的两个阶段及典型特征

2) 夏见废寺金堂复原方案

与山田寺金堂遗址相比, 夏见废寺金堂遗址的情况简单明快, 有特征表明它很可能就是一座带开放环廊的单檐小殿。

首先, 在夏见废寺遗址中以金堂为中心出土了大量砖佛。这些砖佛有大型砖佛、三尊、单尊、单尊连坐等数种类型, 前后两次发掘调查所得可辨识者多达五百余件⁴⁶⁾。如同略约同时代的屋形佛龕玉虫厨子(7世纪后半叶⁴⁷⁾)所展示的那样, 这些砖佛一般镶嵌于殿身墙壁内侧, 用以庄严佛殿的内部空间, 是为了表现佛国的庄严净土世界所作的建筑整体设计之一部分⁴⁸⁾。有大量砖佛出土说明夏见废寺金堂中有用以镶嵌这些砖佛的墙体, 围合起相对封闭的空间⁴⁹⁾。

那么, 这些墙体是安置在外圈柱间还是内圈柱间的呢? 在夏见废寺金堂中, 台阶的线索表明镶嵌砖佛的墙壁很可能是安装在内圈柱列上的。夏见废寺寺址处在一处坡地上, 金堂位于高处, 殿前筑有一段长长的台阶通向基台。发掘结果表明, 这

条台阶的宽度与金堂内圈柱正面的总面阔相等, 极为特别⁵⁰⁾。在日本古代金堂中, 通常殿前台阶宽度会取殿身明间之广, 也就是台阶边缘对齐明间的两根立柱; 而这里的台阶边缘却对齐了内圈柱列的边柱。笔者认为, 除非这两根边柱暴露在外, 可以直接看到, 否则这种对齐就没有意义⁵¹⁾。基于上述线索笔者认为, 夏见废寺金堂应是内圈柱间封闭、外圈柱间开敞。它的那些镶嵌砖佛的封闭墙体是装设在内圈柱间

的, 就像七世纪敦煌壁画中的角部一柱殿所表现的那样(图 18)。

五、角部一柱佛殿在东亚

综上所述, 日本金堂遗址与敦煌壁画共同展示了一种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佛殿建筑类型。图像和建筑遗存表现的建筑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证互洽, 两者出现的时期也基本重合, 促使我们在东亚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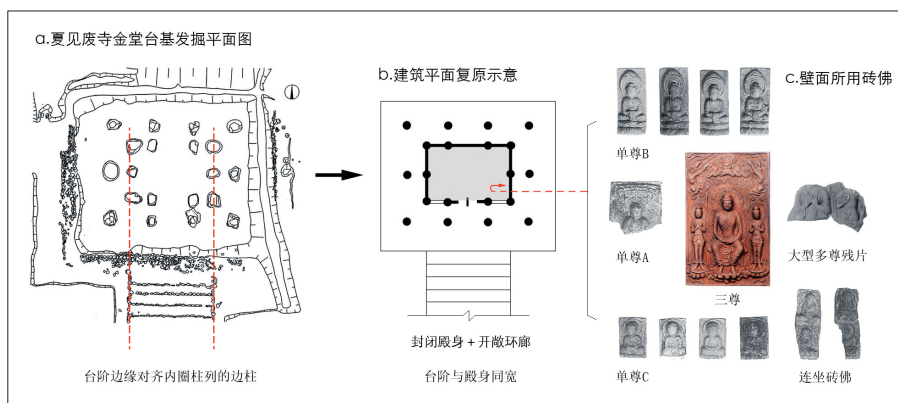


图 18: 夏见废寺金堂的平面复原提案

下综合考察角部一柱佛殿的分布、传播与意义。

1. 类型与传播：敦煌、长安与奈良

目前确认的角部一柱佛殿关联资料一是敦煌壁画，一是日本金堂，二者相隔遥远难以直接关联。在时间上，二者同时出现于7世纪中叶，很可能在中间共有一个传播点。从历史文化路线看，敦煌据守丝路要道，奈良位于佛教东传路线末端，7世纪时共有的重要节点就是当时整个东亚的经济文化中心——唐王朝首都长安。沿此思路搜寻，最后在长安周边找到另外两处描绘角部一柱殿宇的壁画。

一处是麦积山石窟第4窟（北周，557—581年）天花格子中描画的宅院，其正堂是一座带三开间环廊的三开间殿。另一处是长安近郊懿德太子墓（706年）墓道两壁所绘数座城门楼，都是三开间殿身、三开间环廊的单檐殿（图19）。尽管这些画例并非佛殿，却足以说明角部一柱

单檐殿的建筑很可能在当时的长安及其周边地区存在过。这两处壁画分别绘制于6世纪后半叶和7世纪初，早于目前确认到的任何敦煌图像和日本遗址。它们在时间线上位置靠前，表明这片地区有可能是角部一柱佛殿的祖源地。

在长安和奈良之间，朝鲜半岛是另一处可能的中转传播地，不过目前朝鲜半岛尚未发掘出这样的古代实例^⑤。如今49幅敦煌壁画、2处长安周边画例和3处日本遗址为我们大致勾勒出角部一柱佛殿在东亚北方地区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这是一种平面独特的中小规模单檐佛殿，由内圈柱围合殿身，外圈柱形成敞廊。外圈敞廊或许有一些宗教仪轨或文化上的重要涵义^⑥，因为这种形制的殿宇虽然规模不大，建造寺院时却总是作为寺院中轴线上的主要佛殿出现。这种佛殿很可能沿丝绸之路和日唐主要交通路线传播。向东，它在7世纪中叶传到日本；向西，7世纪中叶到10世纪中叶的敦煌壁画持续地记录下它变化的形象。在两者之间，6

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初的长安及周边地区有可能是它最初发展成型的区域（图20）。

2. 原型线索：技术史上的意义

根据现有材料反映的信息，角部一柱佛殿的主要存续时期应当在7、8世纪，其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除了自身的独特形制以外，它还透露出几条重要的基本线索。这些线索辐射到角部一柱殿以外的范围，对于理解当时的中小规模佛殿具有普适意义，并可进一步作为理解当时基础木构技术发展情况的线索。

1) 两种基本开间构成形式

在角部一柱佛殿的平面格局中，最有特色的是两个放射形布局——内外两圈柱都是3×2间、或3×3间的平面。这提示出7、8世纪的中小规模佛殿建筑中有两个常用的基本开间构成：3×2间无内柱和3×3间无内柱构成。它们用于围合佛殿中供养佛像的神圣空间，作为佛殿的核心空间在佛殿平面发展过程中具有初始原型意义。

如图21所示，在简单的小型佛殿中，神圣空间 = 佛殿本身，这两种构成所围合的部分就是佛殿本身。在此基础上如果在外围添设一圈从属空间，就形成“回”字形平面，角部一柱佛殿和格网式佛殿都由此而来。在该阶段早期，神圣空间 = 殿身的基本意义仍然保持，角部一柱佛殿和格网式平面佛殿都具备开敞外廊。后者在日本已发掘有川原寺中金堂（7世纪中叶）、药师寺金堂（8世纪前半）和新治废寺金堂（8世纪）等例^⑦。从实例年代看，该阶段格网式平面佛殿出现的时间总体晚于角部一柱佛殿。到后来墙壁外移，从属空间纳入殿身而形成“五开间殿”。在这些实例中有的佛坛填满整个核心部分，尚能反映出其三开间构成的初始原型意义。在法隆寺金堂（7世纪末）、东大寺法华堂本堂（749年以前）中都是如此（图21）。在这个过程中，角部一柱佛殿中出现的放射形平面是对其核心部分基本开间构成形式的重复强调，也是从普通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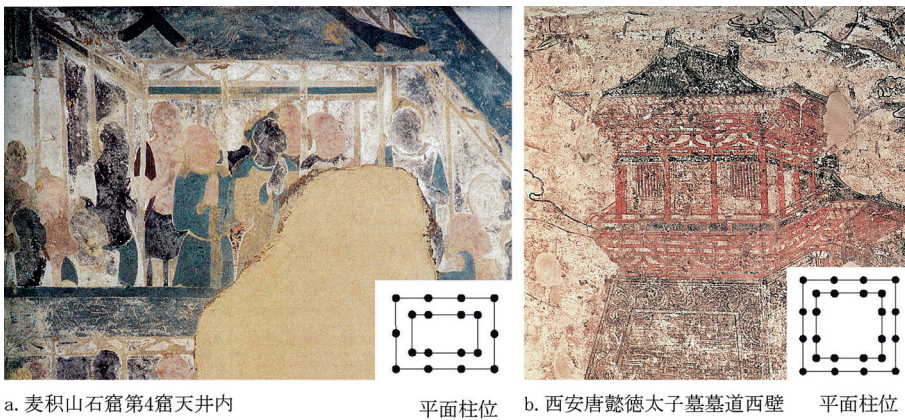


图19：长安及其周边地区的两例角部一柱殿宇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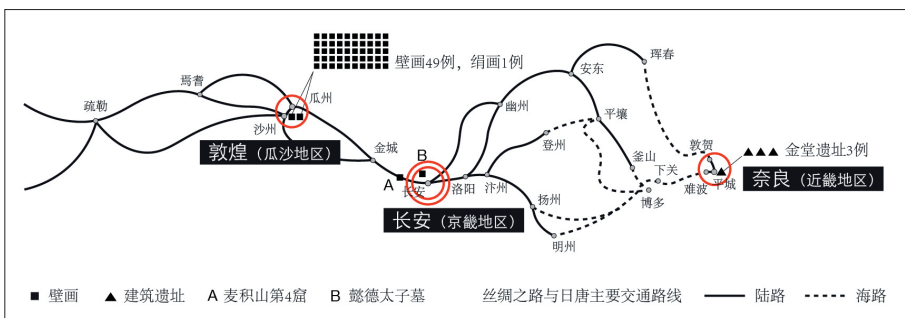


图20：角部一柱佛殿关联遗迹在北方东亚地区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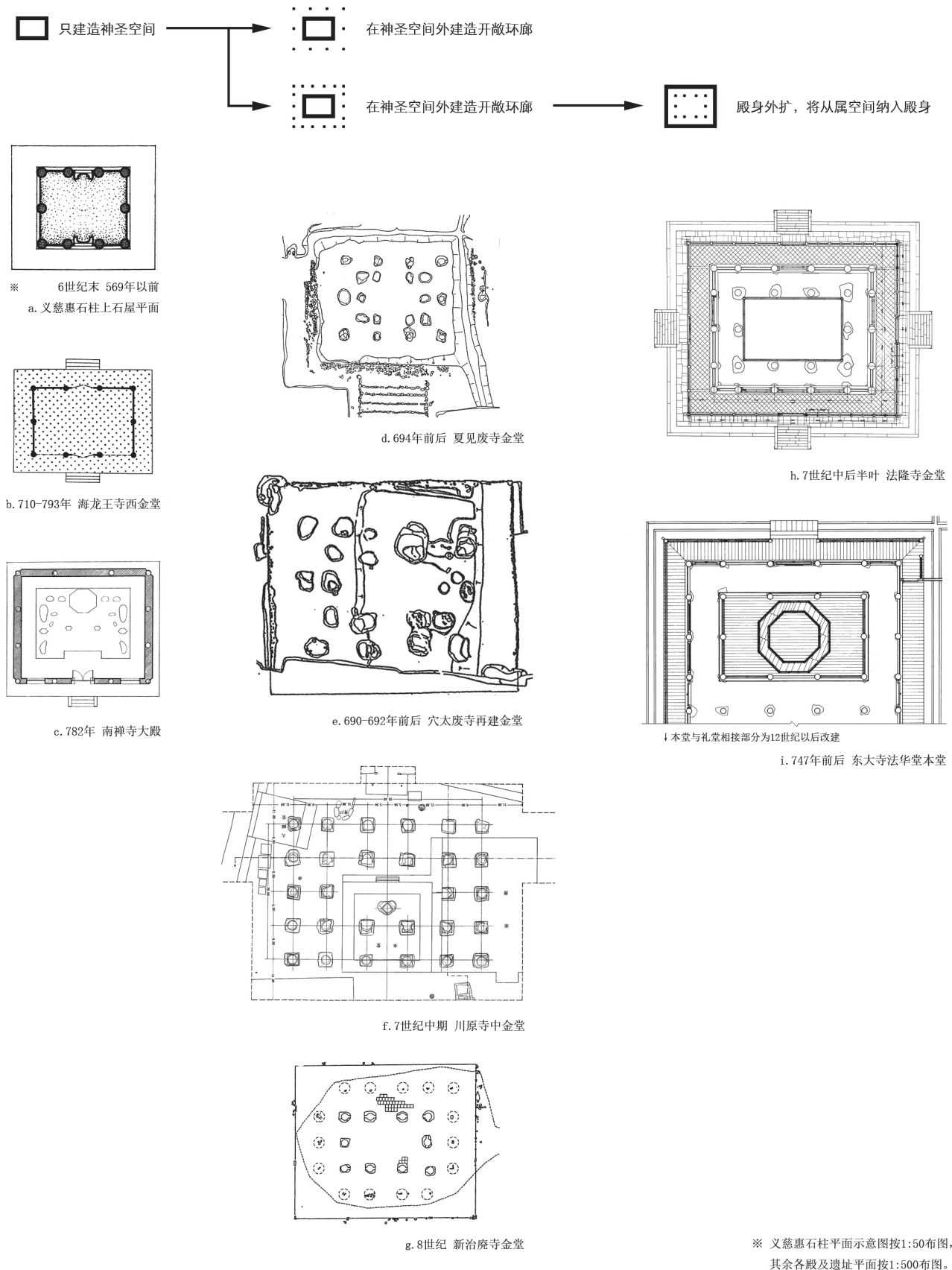


图 21: 7、8 世纪中小规模佛殿的平面发展过程推演

表 4

7—10 世纪东亚北方地区核心部分三开间殿的开间构成、尺度与规模*

序号	按明间尺寸排序	地区	建筑名称	年代	现状	核心部分 (内龛柱列) 形式与尺寸 (m)										外龛柱列形式与尺寸 (m)				比例分析	
						开间构成形式	面阔方向		通面阔		进深方向		通进深	开间构成形式	稍间或外龛次间	稍间或外龛次间	进深	总面阔	总进深	次间阔/明间阔/面阔	稍间阔/次间阔/面阔
1		高句丽	定陵寺西金堂	5 世纪	遗址	5.5	6	5.5	17	4.1	/	4.1	8.2	无外龛柱	无外龛柱	同核心部分	0.92	/			
2		高句丽	定陵寺东金堂	5 世纪	遗址	4.8	5	4.8	14.6	3.8	/	3.8	7.6	无外龛柱	无外龛柱	同核心部分	0.96	/			
3		日本	山田寺金堂	643 年	遗址	1.97	4.84	1.97	8.78	2.87	/	2.87	5.74	3×2 间	4.87	14.58	11.48	0.41	/	1.47	
4	5m 左右 (17 尺强)	日本	穴太废寺再建金堂	690—692 年前后	遗址	2.2	4.7	2.2	9.1	2.8	/	2.8	5.6	3×2 间	4.7	14.1	10.6	0.47	/	1.14	
5		唐长安	青龙寺东院后期金堂	846—907 年	遗址	4.8	4.8	4.8	14.4	4.15	/	4.15	8.3	5×4 间	4.6	23.6	17.5	1	0.96		
6		百济	王宫里废寺金堂	7 世纪中期	遗址	4.8	4.8	4.8	14.4	3.6	/	3.6	7.2	5×4 间	2.4	19.2	12.2	1	0.50		
7		日本	岩茨国分寺金堂	约 8 世纪后半	遗址	4.8	4.8	4.8	14.4	3.9	/	3.9	7.8	5×4 间	3.6	21.6	15	1	0.75		
8		日本	东大寺法华堂本堂	747 年前后	现存	4.18	4.18	4.18	12.54	3.53	/	3.53	7.06	5×4 间	2.99	18.52	13.04	1	0.72	/	
9		唐长安	华清池海棠汤殿	742—756 年	遗址	3.6	4	3.6	11.2	4.2	/	4.2	8.4	无外龛柱	无外龛柱	同核心部分	0.90	/			
10		唐长安	华清池太子汤殿	618—711 年	遗址	3.25	4	3.25	10.5	4.75	/	4.75	9.5	无外龛柱	无外龛柱	同核心部分	0.81	/			
11		日本	川原寺西金堂	7 世纪中期	遗址	3.93	3.93	3.93	11.79	2.42	/	2.42	4.84	5×4 间	3.03	17.85	10.9	1	0.77		
12		日本	觀世音寺金堂	8 世纪前半	遗址	3.7	3.7	3.7	11.1	2.6	/	2.6	5.2	5×4 间	2.6	16.3	10.4	1	0.70		
13		日本	萨摩国分寺创建金堂	8 世纪后半	遗址	3.6	3.6	3.6	10.8	3.5	/	3.5	7	5×4 间	2.2	15.2	12.4	1	0.61		
14	3~4m (10~13 尺强)	日本	川原寺中金堂	7 世纪中期	遗址	3.59	3.59	3.59	10.77	2.99	/	2.99	5.98	5×4 间	2.99	16.75	11.96	1	0.83		
15		后唐潞州	龙门寺西配殿	923—926 年	现存	3.29	3.29	3.29	9.87	3.4	/	3.4	6.8	无外龛柱	无外龛柱	同核心部分	1	/			
16		日本	法隆寺金堂 (不统计副阶)	7 世纪中后半叶	下层重建	3.24	3.24	3.24	9.72	3.24	/	3.24	6.48	5×4 间	2.16	14.02	10.79	1	0.67		
17		日本	崇福寺金堂	7 世纪中后期	遗址	3	3	3	9	3	/	3	6	5×4 间	3	15	12	1	1		
18		日本	海龙王寺西金堂	710—793 年	现存	2.96	2.96	2.96	8.88	2.96	/	2.96	5.92	无外龛柱	无外龛柱	同核心部分	1	/			
19		日本	夏见废寺金堂	694 年	遗址	1.4	2.9	1.4	5.7	1.9	/	1.9	3.8	3×2 间	2.9	8.7	6.8	0.48	/	1.07	
20		日本	松隈寺金堂	670 年前后	遗址	2.72	2.72	2.72	8.16	2.81	/	2.81	5.62	5×4 间	2.88	13.92	11.38	1	1.06		
21	3m 以下 (10 尺以下)	日本	中宫寺金堂	7 世纪前半	遗址	2.6	2.6	2.6	7.8	2.6	/	2.6	5.2	5×4 间	2.6	13	10.4	1	1		
22		日本	野中寺金堂	7 世纪前半	遗址	2.57	2.42	2.57	7.56	2.12	/	2.12	4.24	5×4 间	2.51	12.58	9.26	1.06	0.98		
23		日本	黄田废寺金堂	7 世纪中后期	遗址	2.43	2.43	2.43	7.29	2.43	/	2.43	4.86	5×4 间	2.43	12.15	9.72	1	1		
24		日本	杉崎废寺金堂	7 世纪末	遗址	1.5	1.8	1.5	4.8	1.5	/	1.5	3	5×4 间	1.5	7.8	6	0.83	1		
25		唐五台	南禅寺大殿	782 年	现存	3.3	4.99	3.3	11.59	3.3	3.3	3.3	9.9	无外龛柱	无外龛柱	同核心部分	0.66	/			
26	3~5m	北汉汾州	镇国寺大殿	963 年	现存	3.51	4.55	3.51	11.57	3.52	3.73	3.52	10.77	无外龛柱	无外龛柱	同核心部分	0.77	/			
27		后唐潞州	天台庵大殿	933 年	现存	1.88	3.14	1.88	6.9	1.88	3.14	1.88	6.9	无外龛柱	无外龛柱	同核心部分	0.60	/			

* 本表统计了目前已公开发表发表数据的七世纪前后北方东亚核心部分进深一间以上三开间殿的开间构成情况，核心部分进深仅一间的情况没有统计。

1-2、6、11、14、17、20-23 据《東アジア古代寺址比較研究 II - 金堂址編》(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韩国国立扶余文化財研究所编, 2015 年); 3 据《山田寺発掘調査報告》(奈良文化財研究所, 2002 年);

4、7、12、13、24 据《日本からみた韓半島の古代寺院金堂》(箱崎和久·海野聡, 2016 年); 5 据《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 1974 年); 8 据《国宝东大寺法华堂修理工事报告书》(奈良文化财保存事务所, 1982 年);

9-10 据《唐华清宫》(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骆希哲, 1998 年); 15 据《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 宋、辽、金、西夏建筑》(郭黛琮, 2009); 19 据《夏见废寺》(名张市教育委员会, 1988 年);

25-27 据《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傅熹年, 2001 年)

数据来源

开间殿往网格式平面五开间殿发展的中间过渡形态。

将视野放到整个东亚，表4统计了这两种基本构成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到3×2间构成在日本古代金堂中广泛使用，在朝鲜半岛亦有遗存。它的源头在我国，至少可上溯至北齐义慈惠柱上的石屋。3×3间主要在我国使用，日韩少见。

在尺度构成上，在这两种形式构成的基本型三开间佛殿中，规模较大者通面阔可达14~17m。在分间构成上3×2间构成由于实例众多而类型丰富。有逐间等宽、明间略宽于次间、明间面阔>2倍次间面阔这三种形式。3×3间由于遗存较少，目前只见明间略宽于次间者。从全局来看，角部一柱佛殿约2:1的殿身明间次间比明确构成一种新类型。其实例数量虽少，却有大小之分。从整体规模来看，山田寺金堂和正家废寺金堂已经跻身大三开间的行列、夏见废寺金堂是小三开间殿。

在平面以外，这两种开间构成的原型意义还体现在它们在结构做法上有相应定式。为了实现核心空间无内柱落地的效果，它们都在进深方向的前后柱头之间使用通间大梁，其上叠加叉手、驼峰，或抬梁承檩。敦煌壁画中的几幅拆屋图表明，3×3间构架是在大梁上使用驼峰或叉手⁵⁵。日本新药师寺本堂（747年）是其木构实例，用通三间大梁和大叉手。3×2间构架在敦煌壁画中未见梁架露明者，假如根据日本遗构推测，是在大梁上用叉手或再叠加一道抬梁⁵⁶。

从中小规模佛殿往大型佛殿发展，这两种基本开间构成的意义体现在核心部分的构架选型是进深两间还是进深三间。进深两间的有佛光大殿、唐昭提寺金堂，是对3×2间的横向扩展；进深三间的有广仁王庙大殿、新药师寺本堂，是对3×3间的横向扩展。

2) 一种结构原型

除了基本开间构成以外，角部一柱佛殿还向我们提示出一种重要的结构原型：核心筒结构。在这种结构形式中，殿身柱高于环廊柱，柱身及其上部结构首先构成

环状核心筒，环廊柱在其外围形成另一个环状结构，两者之间有一定连接。

这种结构形式可能是从土木混合结构往全木结构发展而来的产物。内圈核心筒原本是夯土厚墙，外围敞廊来源于附属它的木构披檐。在敦煌壁画之外有以下两个例子略约反映了二者逐渐整合的过程（图22）。

第一个实例是河北邯郸北齐南响堂山第七窟石室及其窟檐所表现的塔殿。傅熹年先生将其复原为一座覆钵顶的单檐建筑，殿身夯土、廊檐用木构⁵⁷。由于内外承重体系不同，外围檐廊自行分间不受殿身约束。其平面及外围构架已带有角部一柱殿的特征，不过屋顶还没有统一为一个整体。

第二个实例是隋莫高窟第420窟西壁维摩诘经变描绘的维摩诘所在大殿。其核心部分是夯土厚墙，外围一圈开敞的木柱环廊，二者已经纳入同一个屋顶之下。推测其屋盖部分已经使用全木构架，其外围构架中的重檐、转角“L”形斗拱等细部特征也已经与初唐时期的角部一柱殿图像中所绘相同。

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使用木柱、木结构来建造原来使用夯土墙建造的核心

部分，就发展成初唐时期的角部一柱殿（图22）。

由于上述结构起源，核心筒结构既不是层叠思维，也不是间缝梁架拉结思维，而是中心环状结构再加外围环状结构的立体搭建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当时的典型实例留存⁵⁸，而使它湮没无闻。在东亚视野下看，这种“核心筒”结构形式在许多日本古代佛殿建筑中有所体现。比如荣山寺八角堂、新药师寺本堂、东大寺法华堂、唐昭提金堂等，它们的内圈柱普遍略高于外圈柱，或可理解为这种“核心筒”结构形式的余韵。

六、结语

本文结合中日两方面的材料，基于图像与遗址、仿木构石刻、关联建筑实物等材料的综合研究，弄清了角部一柱佛殿在平面形式、空间构成和构架形制上的典型特征，提出可以将它作为一种独特的佛殿建筑类型加以认识把握。

这种佛殿成立于7世纪前后，它在时间上承上启下，揭示出从南北朝到盛唐之间、早期木构佛殿在建筑形制和结构发展上的重要一环。它拓展了我们对唐初木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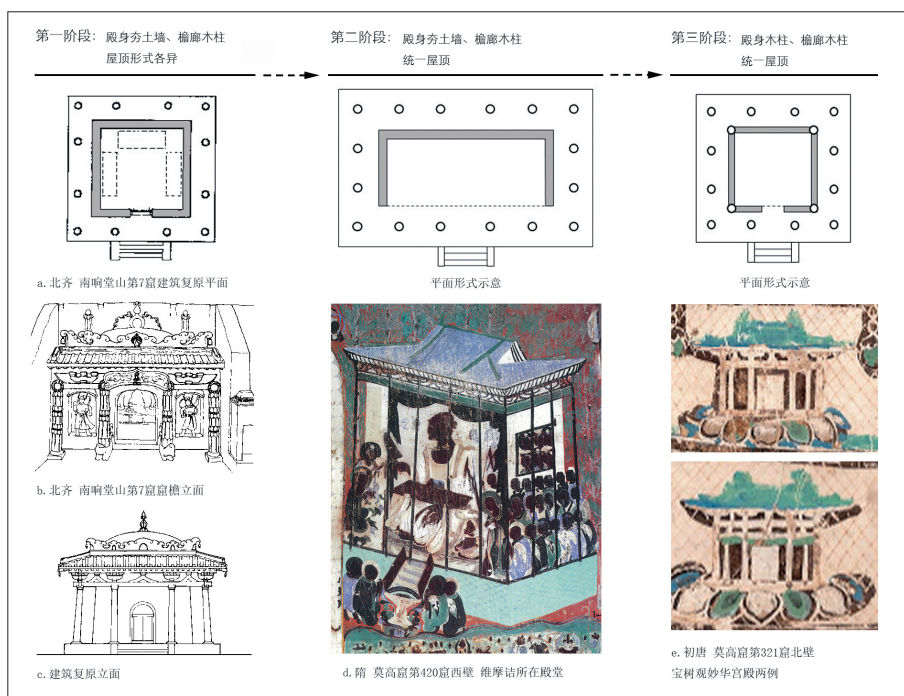


图22：核心筒结构原型：角部一柱佛殿的结构起源推想

佛殿建筑的认识，也为理解当时木构技术发展的基础情况提供了良好的切入点。

另一方面，它在地域上连接东西，作为一个具体对象为唐代木构建筑技术在东亚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具体例证。它引出许多新线索，可以串联解读中日古代寺院建筑呈现出的纷繁现象，有利于将来对唐前后东亚建筑史的构建与整合。

注释

- ③⑩张氏时期的莫高窟第12窟南壁所绘主殿是唯一例外，其环廊看上去三面封闭、唯有正面开敞。不过它仍然在内圈柱间再设墙壁门窗，区隔殿身与环廊。
- ⑪单檐殿是其重要特征。因在带副阶的重檐殿中，副阶柱位与殿身柱位形成放射形排布的情况颇为常见，构架关系也易于理解。单檐殿则较少见。
- ⑫日本学者已经指出这一现象，不过他们从转角斗拱只出角缝的推断出发，着重强调调窄次间宽度是为了使挑檐桁的支点间距离均匀的观点。参见上篇注8上野邦一、前注26岛田敏男等人论文。另外，村田健一认为次间变窄是明间调宽的结果，而明间调宽与殿内安置的丈六佛像的尺寸有关。村田健一，山田寺金堂式平面建物的上部构造と柱配置の意味[J]，奈良文化财研究纪要，2001：14-15。
- ⑬一般将它与其他形式叠用，比如下层用人字拱、上层用斗子蜀柱；或者下层用斗子蜀柱、上面叠出跳斗拱。
- ⑭这也从侧面佐证了唐时期画有“L”形斗拱的妙华宫殿图表现的是有四面环廊的殿宇，而非仅有前廊。
- ⑮还有在其下再叠加一跳华拱，将梁头再抬高一层的做法，如图15j-l。
- ⑯宋绍祖室次间如此，不过其明间墙壁上没有隐出石柱，该处联系梁后尾倾斜向上插入了对应墙壁的上端位置。
- ⑰“墓股”，Kaerumata，日语古建术语。本意为青蛙后腿，指形如一双青蛙后腿的两脚式驼峰或镂空式驼峰。
- ⑱敦煌研究院编著，樊锦诗主编，榆林窟艺术[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4：44。
- ⑲这幅“楼阁图”只有下层描画为角部一柱殿。
- ⑳喻梦哲，是宋元样式还是宋元实物？——时思寺大殿建成年代考察[J]，华中建筑，2013，31(02)：157。
- ㉑三段条形基石均非原位出土，报告书并未详述判断基石坑间条形坑即为条形基石坑的依据。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山田寺発掘調査報告[R]，2002：133-134。
- ㉒《诸寺建立次第(菅家本)》“山田寺，苏我大臣建立。金堂，一间四面，二阶。立像一躯七尺许，左右金银三尺立像。辰巳方有本愿大臣影。”(校刊美术史料一，第25页)。《诸寺缘起集(护国寺本)》“山田寺。苏我入鹿大臣作金堂一间四面，二阶，巽方本愿大臣影，佛立像一躯七尺许，羊皮罗纲甚多。恭半丈六中尊右，有金银三尺立像等。”(校刊美术史料五，第

- 67页)。版本研究认为这两部文献的祖本可追溯至成书于11世纪中叶的《古巡礼记》(福山敏男)，其记载大约可看做平安时代后期时人的见闻记录。
- ㉓“二阶”意义不明，可能指两层殿身或两层屋檐。
- ㉔日本学者已注意到文献与实物矛盾之处，却未深究。此前主要将精力集中在“二阶”上，据此认为山田寺金堂应与法隆寺金堂结构类似。
- ㉕楼阁图只出现在初唐时期，数量很少。同一图样往往在同一壁画中重复描绘，位置没有规律，与寺院建筑的关系也不明确，目前还不具备深入研究的条件。限于篇幅，本文没有详细介绍。
- ㉖上篇注⑥：3-4，85-103。
- ㉗年代推定为山田寺金堂建立前后至天智朝末，即643—670年。林良一，玉虫厨子[M]//奈良六大寺大观法隆寺五，岩波书店，1980：44。
- ㉘百桥明惠，古代寺院における堂内壁画莊嚴の系譜[M]，秋山光和博士古稀記念美術史論文集，便利堂，平成三年：32-59。
- ㉙夏见废寺展示馆提供的资料中提到夏见废寺金堂的砖佛以镶嵌在墙壁上倒塌的状态出土。见：名张市教育委员会，史迹夏见废寺迹[M]，青山文艺社，2006：5。不过在上篇注⑥的报告中记载为与瓦和陶器混在一起出土，说明在昭和59-62年间的发掘中没有见证这样的情况。那之前还有京都大学考古学教室曾在昭和21-22年间对夏见废寺金堂进行首次发掘，不知是否当时所见，因调查记录尚未公开未得确认。
- ㉚该特征最先由清水重敦指出，不过清水当时的观点认为夏见废寺金堂是重层建筑，台阶边缘对准的是架在底层梁架上的二层殿身柱。清水重敦，山田寺金堂復元案批判[C]//日本建築学会大会学術講演梗概集(九州)，2007：9001。
- ㉛台基正面台阶对齐内圈柱列通面阔的古代实例还有兴福寺中金堂，南阶宽五开间。并有近似实例新药师寺本堂、唐昭提寺金堂，南阶宽三开间，均对齐了内圈柱间佛坛所占开间的通面阔。
- ㉜有一例晚近木构月精寺寂灭宝宫，是角部一柱殿，但其内外柱圈为不同时期建造形成。
- ㉝抑或源于域外样式。佛经所述宝树观中妙华宫殿“如梵王宫”，可能与早期西域或印度样式有关。
- ㉞这三例金堂的内圈柱础都做出了与墙下条形石地袱对接的凹口或凸榫，由此可知其墙壁均安装在内圈柱间。
- ㉟盛唐莫高窟第445窟北壁折楼图梁上用驼峰承脊檩，吐蕃时期榆林第25窟北壁折幢图梁上用叉手，五代莫高窟第454窟甬道顶建屋图梁上用叉手。
- ㊱玉虫厨子山面是有中柱的叉手。其它进深两间的梁架做法实例有法隆寺食堂(约747年)，梁上用叉手承檩；法隆寺传法堂(761)，梁上叠加平梁承檩。
- ㊲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220-222。
- ㊳云南通海有相传始建于元代的普光寺是观堂，是殿身三间、环廊三间的单檐殿，平面与构架关系符合角部一柱殿的基本特征，只是梁架风格十分晚近。江苏无锡亦有传建于元代的泰伯庙正殿，平面与构架关系尚存角部一柱殿遗意。另苏州园林中有多处厅榭建筑，具有放射形平面，但梁架结构已属另一套系统，不宜与七世纪佛殿相提并论。

参考文献

- [1] 上野邦一，隅一組物の建物について[J]，建築史学，1987，第8号：36-62。
- [2] 奈良文化財研究所，山田寺発掘調査報告[R]，2002。
- [3] 名张市教育委员会，夏见废寺[R]，1988。
- [4] 岛田敏男，正家廃寺金堂の建築的特徴[R]//惠那市教育委員会，正家廃寺跡Ⅱ・寺平遺跡，2000：118-122。
- [5] 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韩国国立扶余文化財研究所編，東アジア古代寺址比較研究Ⅱ-金堂址編-[R]，2015。
- [6] 箱崎和久·鈴木智大·海野聡，日本からみた韓半島の古代寺院金堂[C]//奈良文化財研究所，日韓文化財論集Ⅲ，2016：239-287。
- [7] 箱崎和久，身舎外周柱列の解釈と上部構造[C]//奈良文化財研究所，四面廂建物を考える-第15回古代官衙・集落研究会報告書-[R]，2012：11-54。
- [8] 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 [9]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图片来源

- 图13底图：敦煌研究院提供
- 图14a/b：敦煌研究院提供，c：姜铮拍摄，d/e：《云冈石窟》，f：李相如绘制，14g：《敦煌石窟全集21建筑画卷》，h：《敦煌建筑研究》
- 图15a：张十庆拍摄，b：《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c/d：《麦积山石窟中所反映出的北朝建筑》，e：《日本建筑史图集》，g/j：《中国敦煌壁画全集7敦煌中唐》，k：《莫高窟第九窟、第一二窟(晚唐)》，i：《国宝西明寺本堂及塔婆修理工事报告书》
- 图16a/b：敦煌研究院提供，c底图：张十庆研究室绘制
- 图18a/c：《夏见废寺》
- 图19a/b：《莫高窟第三二一、三二九、三三五窟(初唐)》，c：《敦煌石窟全集6弥勒经画卷》
- 图21a：笔者据《定兴县北齐石柱》改绘，b：《重要文化财12建造物I》，c：《中国古代建筑史》，d：《夏见废寺》，e：《さざなみの滋賀一穴太遺跡から穴太廃寺へ》，f：《川原寺発掘調査報告》，g：《常陸国新治郡上代遺跡の研究》，h：《国宝東大寺法華堂修理工事報告書》，i：《国宝東大寺法華堂修理工事報告書》
- 图22a/b/c：《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笔者加涂灰色，d：《敦煌石窟全集21建筑画卷》，e：《中国敦煌壁画全集5初唐》
- 其余照片图稿皆为笔者自摄自绘